

百年外觀

1884—2004

百年号外大观

(1884——2004)

张 挺 编撰

© 张挺 200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百年号外大观 / 张挺编撰 . 大连 : 大连出版社 , 2006
ISBN 978 - 7 - 80684 - 399 - 4

I . 百 ... II . 张 ... III . 新闻—作品集—中国—1884 ~ 2004 IV . 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4523 号

责任编辑:宋军 卢锋

封面设计:张波 金啸宇

版式设计:张波

责任校对:刘春艳 于孝锋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0 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 - 83620941 83620442

传真:0411 - 83610391

<http://www.dl-press.com>

e-mail:cbs@dl.gov.cn

印 刷 者:沈阳新华印刷厂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210mm × 285mm

印 张:37.5

字 数:800 千字

出版时间:2007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2000

定 价:16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部联系

序言

罗同松

摆在我面前让人爱不释手的这本《百年号外大观》，是由老新闻工作者、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首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张挺先生编撰的。

《百年号外大观》的出版，为我国集报成果宝库又添珍增彩，更为我国新闻史学研究填补了空白。我为张挺先生潜心研究报纸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是为他的力作《百年号外大观》的出版由衷高兴，对他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的宝贵贡献深表钦佩。

我国的集报活动经过20余年的运作，虽说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是，业内研究之风盛行。许多报友由追求品种数量向讲究藏品质量转变，由收集欣赏向专心研究转变，而且成果甚丰，不少报友写出了很有分量的研报理论文章。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至2004年，约有200篇见诸报端或者入书；一些报友还出版了集报、研报专著，2004年便有10本成书。中国集报界的丰硕成果，确实令人欣慰。

随着我国报业蓬勃发展和报纸读者日益增多，集报人队伍也在不断壮大。目前，全国集报爱好者数以万计，成立了一百多家报纸文化博物馆和家庭藏报馆（室），已经涌现出几十位收藏许多稀有珍贵报纸和进行收藏研究富有成果的集报家。为了推动集报事业的发展，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全国民间集报组织——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于2003年6月在北京成立。各地方民间集报组织也纷纷成立，并组织会员举办报展和进行交流研讨等各项活动，受到各方好评，促进了我国集报事业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当前，集报界涌动着一股号外报收藏热潮。卓有成就的号外报收藏家，当数张挺、黄安国、吴耀军、孔发龙、程庆光、银熙军等。他们的收藏宝库中，有许多早期出版的号外报，是国家图书馆、档案馆所没有的，非常珍贵。由于张挺等集报名家的艰辛劳动和巨大付出，将相当多的早期号外报收集归库，使我国历史上一批宝贵的报纸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成为稀世宝藏、国家文物，得以永久流传。他们的功勋，定将永载中国集报事业史册和中国文博事业史册！

号外报是报纸文化的精品，它不仅以稀为贵，更重要的是，它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刊载着时代重大新闻，记录着外敌入侵铁证，浮现着五洲四海风云，记载着我国民族屈辱史和走向富强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日新月异的巨大变

化。头几年，我在整理集藏的号外报的时候，一时兴起，本来不会吟诗，却信口哼哼，居然也得顺口溜一首：

莫言故纸分量轻，字里行间有雷声；

世界风云看号外，青史存真重千钧。

2000年10月下旬，我遵吴耀军报友之命，将顺口溜中“世界风云看号外”七字书写成条幅献丑，也算是我对号外报的认识、评价、赞美吧。

在硕果累累的号外报收藏大军中，张挺先生首出号外报集研专著。翻开精美、厚重、大气的《百年号外大观》，顿感浓烈的研报新风扑面而来！他写的“前言”，本身便是一篇内容丰富、内涵深厚、文采亮丽的研究论文；立论、事实、说理诸要素跃然纸上，令人阅读不厌，深受启迪。张挺先生对入编的每份号外报一一加注，这是一件纷繁复杂的工作。每条说明词虽短，然而底蕴深厚，条条都是从实实在在的研报中得来，条条都是对历史的记述，更应当说，条条都是他心血汗水的结晶！

《百年号外大观》是一本纪实性、史料性、直观性很强的珍品。自1884年至2004年，跨越一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既充分展示了我国报纸事业的辉煌进程，更真实展现了100多年来，神州大地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尤其是我国正在崛起走向辉煌的崭新面貌。此书既是可供收藏的珍贵史料，更是启迪、激励人们思前想后、承前启后、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力量的生动教材。

我和张挺先生都是从事新闻工作几十年的老报人，又都是热心报纸收藏的爱好者。宋代思想家、文学家陈亮在《耘斋铭》中说过：“工贵其久，业贵其专。”张挺先生的可贵之处，就是他把功夫下在做学问上，踏踏实实研究，勤勤恳恳笔耕，当然必得累累果实。张挺先生这种潜心研究、孜孜求索的可贵精神，值得我们集报人学习。

集报爱好者肩负传承先进文化的神圣使命，要在当代报业的大发展中，大显身手，大有作为。要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指导我们的集报实践，永远坚持正确的集报方向，大力弘扬先进文化，以科学发展观推进集报事业，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2005年8月下旬于北京

前言

张 挺

中国报纸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早在公元八世纪初叶，唐玄宗开元年间（即公元713—741年）就已经出现报纸，当时叫做《邸报》。到明朝后期和清朝初期，京城开始出版民间《京报》。民间创办的《京报》，逐渐代替了官办的《邸报》。但真正属于近代报纸形态，应当说是在晚清时期。据考证，最早创办近代中文报刊的是英国人马礼逊和米怜，他们先在广州传教，后来在1815年8月于马六甲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月刊，册报）。这是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紧接着，国人和外国人先后在香港、澳门、广州、上海等地，纷纷办起多家报刊。随着我国近代报刊的兴起，为了迅速及时发布重要新闻，于是号外报应运而生，形成了这种在第一时间临时出版的没有编号的特殊性报纸新闻印刷品。

何谓“号外”报？《辞海》是这样解释的：“定期出版的报刊在前一期已经出版、后一期尚未出版的一段时间内，对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为迅速及时地向读者报道而临时编印发行的报刊，因不列入原有的编号，故名。”由此可见，号外报是在两期报纸之间，报社为最新发生的重大新闻和突发事件，而在第一时间临时出版的没有编号的一种特殊性报纸新闻印刷品。

号外报是独具魅力的报纸文化精品，体现了丰富的报纸新闻内涵，可以说是报纸文化最吸引人的亮点之一。号外报记录了时代风云，留下了历史印记，是最有说服力的历史见证。正如我国报界资深高级编辑、著名集报家罗同松先生所说“世界风云看号外”。号外报大都是为报道当时国内外所发生重大新闻和突发性事件，而临时紧急出版的，堪称为“历史风云的见证”和“时代大事的记录”。所以，号外报不仅有吸引人的可读性，而且极具史料价值和投资增值价值。特别是历史年代较久的稀有珍贵的号外报，即号外报珍品，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和文献价值。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军队和人民团体等在进行革命斗争中，早期出版的报纸号外，很多属于历史文物和历史文献，已被作为红色革命历史档案收藏。因此，在报刊中，号外报普遍受到人们青睐，成为收藏热门。不久前，一份1948年11月3日出版的《辽宁日报》“解放沈阳”号外，经鉴定为国家二级文物，被辽宁近现代史博物馆收藏。在报刊拍卖市场上，一些稀有的号外报珍品，交易价格持续上扬。如在2003年一次国内报刊拍卖会上，一份1949年2月1日出版的《关东日报》“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号外，竞拍底价高达48000元。一份1964年10月16日出版

的《人民日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号外报，拍卖价突破5800元。两年前，各地报纸出版的号外“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取得圆满成功”，当时只几角钱一份，现在有的已上涨到一百多元一份。这都说明，号外报正在受到人们关注，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发展空间，必将在社会上进一步掀起新的收藏热潮。

据史料记载，世界上最早出版报纸号外的是英国《泰晤士报》。这家报馆于1805年首次出版号外，报道奥地利前线的将军向拿破仑投降的消息。中国是世界上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之一，蕴藏着深厚的报纸号外资源。我国号外报的产生和发展，同报业的兴衰密切相关，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变迁的反映。中国最早发行号外的报纸，是英商早期在华出版的英文报纸《广州周报》。《广州周报》于1835年9月在广州创刊，周刊，由弗兰克林担任主编。1836年，清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奏要求严禁鸦片，《广州周报》于同年10月13日为此刊发了一份号外，转载了是年7月24日《京报》上的文件奏折。我国出版发行最早的中文报纸号外，则是上海《申报》在中法战争期间，于1884年8月间连续出版发行的几种号外，笔者收藏其中一份，是1884年8月27日（光绪十年）出版的号外“福州马江又大战，我扬武号等数船沉矣”。从英文《广州周报》出版发行的第一份号外起，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经历了由外国人到国人创办的报纸出版号外、从沿海报纸开始风行发展到中西部地区报纸出版号外、由少数报纸运作逐步变成众多报纸遇有重大新闻首选出版号外的发展过程。随着报业印刷技术的进步，号外报的印刷和编辑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从铅印发展到胶印，由黑白变为套红，并进一步实行彩印，版面也由32开、16开、8开扩大到4开乃至对开大版，使号外报迈上一个个新台阶。凡遇到盛事、喜事、大事或重要突发事件，各报社都争相在第一时间出版发行号外。号外报已经成为我国近现代报业发展史上一大特色，遗产极其丰富，数量较为可观。这些报纸号外，记录着与时俱进的历史脚步。近现代，我国报纸一共出版发行多少种号外，至今很难作出一个准确的权威统计。笔者从一些报纸史料来看，中国近现代一百多年来，全国各地报刊，出版发行的号外报，粗略估计多达近万种，现在尚存世的号外报可能约有5000种左右（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及海外华文报纸号外）。

此外，一百多年来，国外出版的外文号外报流传到我国的，约有数百种，主要是日本出版的报纸号外。从日本流传到我国的号外报，最早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从日俄战争起明显增多。在这两次战争中，当时日本有几十家报社派出近百名记者随军采访，报道战况，作为宣传品，他们每到一处都要散发号外报。在这之后，到“七七”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人除在东北和平津、上海等地

前言

创办报馆出版报纸及号外，还将日本国内的主流报纸，如《东京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等出版的战报“号外”，散发到日伪占领区。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这些所谓战报“号外”，如今已经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罪行录，为侵华日军犯下的暴行添加了铁证。

我国当代报纸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报纸是报道新闻、传播信息、增长知识、启迪教育、记录历史的主要载体之一，在社会发展进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今天的报纸，明天的历史。报纸记录和印证历史，标示着历史岁月的变迁。报纸文化，日渐普及和深入人心。为了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适应读者需要，我国报纸不断进行改革，而号外报已经成为平面媒体所特有的具有竞争力的新闻精品。近几年出版的号外报内容丰富，版面大方，编排亮丽，文图并茂，力求具备快速、鲜明、新颖、美观等时代特点，深受读者欢迎。目前，全国集报爱好者数以万计，他们热心收藏各类报纸，尤其是喜爱集号外报，在收藏与研究方面出现了令人振奋的可喜局面。有人说，“集报，就是集知识”，“收藏号外，就是收藏历史”，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国当前出现的前所未有的集号外报热现象，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普及、社会进步、国家兴旺、报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一种健康的高雅的精神文明追求。通过集号外报，对观察时事、增长知识、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大有益处，并有利于保护和利用报纸文化遗产。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报纸文化底蕴与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将会给民间集报带来新的历史机遇，相信集号外报热不但不会降温，而且会吸引更多人参与，把收藏报纸文化活动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笔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新闻工作。集报，特别是集号外报亦有几十年。到2004年，收藏号外报总数已逾2000种，其中有1100余种是1949年建国前的早期号外报。长期以来，笔者一直致力于号外报的收藏与研究。收藏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在于研究和利用。经过多年潜心研究，从自己收藏的号外报中，遴选出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号外报552种（其中有部分首次发现的鲜为人知的号外），采取图录的形式，编成这本《百年号外大观》。这是我国第一本关于号外报的图书。采用号外报原版，能够增强直观性，引人入胜，符合现代读者的阅读需求，激发读者阅读的兴趣。回眸报纸号外，荟萃号外报，其目的就是通过展现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号外报，使广大读者得以直观了解我国近现代历史所发生的一些重大新闻和突发事件号外报的原貌，启迪人们以史为鉴，奋发图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同时，满足集号外报爱好者的阅读、研究、观赏和收藏的需求，保护和传承报

百年号外大观

纸文化遗产，以利于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书中选编的号外报，从分布地域来看，包括3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出版的报纸号外，还有部分海外华文报纸号外和涉及到我国历史的外国有关号外报。已编入书中的号外报，从笔者收藏的我国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申报》1884年8月27日出版的号外报起，即上限起自1884年，下限截止2004年，跨越一个多世纪（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在曲折的历史长河中，各种号外报无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反映了当时的不同政治倾向和思想观点，尤其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和日本侵华战争时期，一些反动报纸出版的号外，总是对中国人民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进行诋毁、污蔑、攻击，极力歪曲事实，欺骗读者。本书选编的号外报，多数为正面的进步的革命内容号外报，但按着历史发展进程和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也编用了部分旧中国在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和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出版的号外报，主要是为了揭露旧社会的丑恶和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罪行，以进一步了解旧中国的黑暗、没落和民族屈辱史，警示国人，勿忘国耻，励精图治，开拓进取，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本书撷录的建国以后出版的号外报中，“文革”阶段的号外不多，内容主要反映的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就。正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指出：“‘文革’期间，‘正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由于当时流行出喜报，因此可供辑选的号外比较少，但这些烙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号外报，还是为我们记录传递了那段刻骨铭心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一些重要信息。

笔者认为，号外报应该准确界定，切不可外延号外报所含的本意，出现随意。号外报概念上的模糊，将使号外报本质变味，无益于号外报的收藏，必然导致号外报走向“贬值”。凡是报社没有作为特定的号外载体出版的报纸新闻印刷品，包括

前言

具有号外报某些特征的报纸印刷品，都不能随意称作是报纸号外。号外报就是号外报，不能把临时出版的没有编号的所有报纸印刷品都看作“号外”。号外报的认定毋庸置疑，早有清晰的界定，不能杂乱无章，包罗万象，难以区分。目前，有必要规范，严格区分，明确号外报的定位。我们通常称作号外报，其定位贵在“号外”两个字上。可以肯定地说，在任何情况下，没有公开标明“号外”的特定报纸新闻印刷品，都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号外报。这一点很重要。按照这样的理解，《百年号外大观》书中所有号外报，全部是笔者收藏的正式报纸号外，不包括没有编入报纸期号的各种快报、特报、急报、捷报、简报、另册、快讯、速递、传单、附录、急电、加页、特稿、专辑、特印小纸、今日看点、特别报道、最新消息、最新新闻、增刊（增号）、特刊（特号）、专刊（专号）、纪念刊（纪念号）和在“文革”期间出版的喜报、喜讯、特大喜报、特大喜讯等，也不包括内部刊号报纸号外以及作为广告宣传品的“号外”。

书中号外报按年代时间顺序编辑，一共分为七个时期：

- 第一编 清末时期号外报（1884年8月—1911年12月）；
- 第二编 民国早期号外报（1912年1月—1937年7月）；
- 第三编 抗日战争时期号外报（1937年7月—1945年9月）；
- 第四编 解放战争时期号外报（1945年9月—1949年9月）；
- 第五编 新中国成立初期号外报（1949年10月—1966年6月）；
- 第六编 “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外报（1966年7月—1976年10月）；
- 第七编 改革开放新时期号外报（1976年11月—2004年12月）。

《百年号外大观》书中选编的号外报，穿越百年时空，阐释百年历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代帝国主义列强侵华和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重大历史事件，再现了我国近现代120年来，风风雨雨和走向辉煌的历程，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日新月异的面貌和正在崛起的巨大变化。这些号外报，内容较为丰富，对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所发生的一些重大新闻和突发事件，大都有所展现。如记载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民国成立、反对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日本策划成立伪“满洲国”、长征、“一二九”运动、西安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皖南事变、纳粹德国进攻苏联、日军偷袭美国珍珠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抗日战争胜利、审判日本战犯、重庆谈判、国共停战协定、人民解放战争、三大战役（辽沈、平津、淮海）、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及解放军总部迁到北



平、和平谈判、南进大军过长江、解放城市（石家庄、辽阳、营口、四平、临汾、济南、锦州、长春、沈阳、徐州、张家口、天津、北平、南京、苏州、武汉、杭州、长沙、西安、南昌、上海、青岛、福州、兰州、西宁、广州、厦门、汕头、柳州、重庆、南宁、贵阳、成都等三十多个城市解放）、西部和平解放省区（新疆、云南、西康、西藏等）、国民党军相继起义、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中苏建交、镇反、抗美援朝、三反运动、我国自己制造飞机成功、1958年大跃进、原子弹和氢弹爆炸成功、导弹发射、卫星上天、文化大革命、中美建交、粉碎“四人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香港回归、党的十五大、三峡工程大江截流胜利实现、澳门回归、进入新千年、加入世贸组织、申奥成功、足球出线、申博成功、党的十六大、战胜非典、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奥运夺金、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伊拉克战争等号外报，都编入书中。每张号外报下面，都有一个简介。但由于笔者个人收藏条件局限，加之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号外报，现今存世稀少，有的重要新闻号外报原件，至今也没有搞到，因此没有编入书中，对此实在感到遗憾。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个时期的号外报，包括重大新闻和突发事件的号外报，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基本上收集较齐全，大都编入书中。对于这些号外报的简介，也可能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还有一些号外报，由于年久破损，文图模糊，不够清晰，亦请谅解。

为了出版这本书，笔者从开始集号外报起到研究编撰成书，用了40年（占用的是大部分业余时间，退休以后才集中精力编书）。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为了收集号外报，所经历的艰辛和付出的代价，是可想而知的，但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终于圆了自己一个梦——编撰成了《百年号外大观》。本书面世以后，只要读者感到对解读我国百年来历史有一定益处，有幸得到报界和集报人的关注，笔者就知足矣。

笔者能够如愿编成这本《百年号外大观》，得益于多位报业同仁和集报朋友以及一些古旧书报店、文物商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他们是：罗同松、马振予、黄安国、孔发龙、魏润生、程庆光、王起君、吴耀军、卢汉旺、银熙君、刘广金、吕树翔、李润波、马志春、许锡良、张贵、刘满、严祥立、赵贤杰、张玉春、张建华、常新成、薛增强、杨春利、古向东、赵斯华、王宝山、苏留曾、李彬、戴玮东、姚林祥、贺业伟、陶春林、王金周、丛培军、隋忠林、李宏志、李明、牟蔚、曹宝、姜忠强、杨树林、范禄、赵雨、吕世英等先生。多年来，这些同仁和朋友有的同笔者交流号外报，有的向笔者惠赠号外报，有的为笔者收购号外报，有的经常提供号

前言

外报有关信息和资料，使笔者收藏的号外报不断增多，其中不乏稀有珍贵的号外报。大连图书馆还提供了部分东北老报纸有关资料，书中日文号外报，笔者请教和咨询了该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王小川先生，得到了王先生的具体帮助。

这本《百年号外大观》的出版，特别是得到中国报业协会集报分会长、《人民日报》高级编辑罗同松先生的关心、重视和指导。这位报业老前辈不仅对如何编好本书提出了宝贵的意见，而且对笔者给予热情鼓励，亲自为本书撰写了见解深刻的序文。

应该说，本书集纳了多位收藏家对号外报的收藏和研究成果，不少同仁都为这本书尽了力。没有以上各位先生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是很难编成的。在此，谨向对本书给予支持和协助的所有同志表示深切的谢意！

在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大连出版社领导和责任编辑的重视，给予具体指导和帮助，封面版式设计、校对以及印刷厂员工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特向大连出版社领导和有关同志表示衷心感谢！

2005年10月28日

目录

序 言	罗同松
前 言	张 挺
第一编 清末时期号外报 (1884年8月——1911年12月)	
《申报》号外 (1884年8月27日)	(3)
《新闻报馆画报》号外 (1893年11月17日)	(4)
《时事新报》号外 (1894年9月20日)	(5)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 (1895年2月17日)	(6)
《新闻报》号外 (1895年2月20日)	(7)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 (1895年5月9日)	(8)
《香港中外新报》号外 (1897年4月7日)	(9)
《圣心报》号外 (1898年7月18日)	(10)
《知新报》号外 (1898年11月10日)	(11)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1904年3月13日)	(12)
《新爱知》号外 (1904年5月2日)	(13)
《新爱知》号外 (1904年5月16日)	(14)
《中京新报》号外 (1904年5月23日)	(15)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1904年5月29日)	(16)
《扶桑新闻》号外 (1904年7月10日)	(17)
《北国新闻》号外 (1904年7月14日)	(18)
《大阪新报》号外 (1904年9月6日)	(19)
《东海日日新闻》号外 (1904年9月6日)	(20)
《新爱知》号外 (1905年1月2日)	(21)
《大阪每日新闻》号外 (1905年1月3日)	(22)
《德岛每日新闻》号外 (1905年1月13日)	(23)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 (1905年3月7日)	(24)
《德岛公论》号外 (1905年3月9日)	(25)
《德岛每日新闻》号外 (1905年3月10日)	(26)
《德岛每日新闻》号外 (1905年3月16日)	(27)
《德岛公论》号外 (1905年5月29日)	(28)



《新爱知》号外 (1905年6月10日)	(29)
《关东都督府府报》号外 (1906年10月3日)	(30)
《长春公报》号外 (1911年2月18日)	(31)
《时报》号外 (1911年11月4日)	(32)

第二编 民国早期号外报(1912年1月——1937年7月)

《时报》号外 (1912年2月15日)	(35)
《大阪每日新闻》号外 (1914年9月27日)	(36)
《贵州公报》号外 (1916年2月9日)	(37)
《时报》号外 (1916年5月11日)	(38)
《大公报》号外 (1916年5月12日)	(39)
《新闻报》号外 (1916年6月2日)	(40)
《关东都督府府报》号外 (1917年9月29日)	(41)
《新申报》号外 (1919年5月5日)	(42)
《滨江时报》号外 (1922年2月23日)	(43)
《新闻报》号外 (1924年7月9日)	(44)
《顺天时报》号外 (1925年3月12日)	(45)
《晶报》号外 (1926年3月20日)	(46)
《顺天时报》号外 (1928年6月13日)	(47)
《苏州明报》号外 (1929年11月1日)	(48)
《中央日报》号外 (1929年11月2日)	(49)
《中东路》号外 (1929年11月5日)	(50)
《新闻报》号外 (1929年11月28日)	(51)
《小日报》号外 (1929年12月2日)	(52)
《中东路》号外 (1929年12月15日)	(53)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 (1931年9月19日)	(54)
《大阪每日新闻》号外 (1931年9月22日)	(55)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 (1931年9月23日)	(56)
《报知新闻》号外 (1931年9月24日)	(57)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 (1931年9月25日)	(58)

目录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1931年10月10日）	(59)
《生活周刊》号外（1931年10月22日）	(60)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1931年11月6日）	(61)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1931年11月7日）	(62)
《大阪每日新闻》号外（1931年11月8日）	(63)
《大阪每日新闻》号外（1931年11月10日）	(64)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1931年11月17日）	(65)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1931年11月22日）	(66)
《大吴语报》号外（1931年12月5日）	(67)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1931年12月6日）	(68)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1931年12月27日）	(69)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1932年1月4日）	(70)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1932年1月29日）	(71)
《汕报》号外（1932年2月6日）	(72)
《苏州中报》号外（1932年2月6日）	(73)
《汕报》号外（1932年2月16日）	(74)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1932年3月4日）	(75)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1932年5月5日）	(76)
《满洲国政府公报》号外（1932年9月15日）	(77)
《中南报》号外（1933年7月4日）	(78)
《政府公报》号外（1934年3月1日）	(79)
《政府公报》号外（1934年3月1日）	(80)
《新天津》号外（1934年7月5日）	(81)
《关东局局报》号外（1934年12月26日）	(82)
《政府公报》号外（1935年3月23日）	(83)
《少年先锋》号外（1935年5月28日）	(84)
《新天津》号外（1935年11月26日）	(85)
《小学通讯》号外（1936年2月2日）	(86)
《社会日报》号外（1936年3月7日）	(87)

百年号外大观

《永生周刊》号外 (1936年5月29日)	(88)
《辛报》号外 (1936年9月6日)	(89)
《救亡情报》号外 (1936年9月22日)	(90)
《救亡情报》号外 (1936年10月23日)	(91)
《救亡情报》号外 (1936年11月12日)	(92)
《救亡情报》号外 (1936年11月19日)	(93)
《大公报》号外 (1936年12月17日)	(94)
《救亡情报》号外 (1936年12月18日)	(95)
《吴县日报》号外 (1936年12月18日)	(96)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 (1936年12月26日)	(97)
《锦州市公报》号外 (1936年12月28日)	(98)
《抗日战线》号外 (1937年2月6日)	(99)
《政府公报》号外 (1937年3月1日)	(100)
《台湾佛教新报》号外 (1937年5月2日)	(101)
《少年画报》号外 (1937年7月1日)	(102)

第三编 抗日战争时期号外报 (1937年7月——1945年9月)

《读卖新闻》号外 (1937年7月11日)	(105)
《盛京时报》号外 (1937年7月18日)	(106)
《盛京时报》号外 (1937年7月23日)	(107)
《东京日日新闻》号外 (1937年7月27日)	(108)
《盛京时报》号外 (1937年7月28日)	(109)
《盛京时报》号外 (1937年7月28日)	(110)
《大连市公报》号外 (1937年7月30日)	(111)
《盛京时报》号外 (1937年8月1日)	(112)
《盛京时报》号外 (1937年8月16日)	(113)
《东京朝日新闻》号外 (1937年8月20日)	(114)
《盛京时报》号外 (1937年8月23日)	(115)
《南满抗日联合报》号外 (1937年8月25日)	(116)
《盛京时报》号外 (1937年8月29日)	(117)

目录

《南满抗日联合报》号外（1937年8月30日）	(118)
《盛京时报》号外（1937年9月1日）	(119)
《新华日报》号外（1937年9月10日）	(120)
《抗日战线》号外（1937年9月25日）	(121)
《抵抗》号外（1937年10月6日）	(122)
《葫芦》号外（1937年10月15日）	(123)
《盛京时报》号外（1937年10月18日）	(124)
《盛京时报》号外（1937年11月1日）	(125)
《阵中日报》号外（1937年11月6日）	(126)
《盛京时报》号外（1937年11月10日）	(127)
《葫芦》号外（1937年11月13日）	(128)
《新闻夜报》号外（1937年11月13日）	(129)
《抗战》号外（1937年11月18日）	(130)
《大阪每日新闻》号外（1937年11月20日）	(131)
《盛京时报》号外（1937年11月21日）	(132)
《盛京时报》号外（1937年11月26日）	(133)
《盛京时报》号外（1937年12月5日）	(134)
《盛京时报》号外（1937年12月8日）	(135)
《盛京时报》号外（1937年12月11日）	(136)
《大阪每日新闻》号外（1937年12月13日）	(137)
《盛京时报》号外（1937年12月14日）	(138)
《盛京时报》号外（1937年12月28日）	(139)
《汕报》号外（1938年2月7日）	(140)
《时言报》号外（1938年2月12日）	(141)
《民报》号外（1938年2月12日）	(142)
《罗宾汉》号外（1938年2月14日）	(143)
《少年画报》号外（1938年2月19日）	(144)
《盛京时报》号外（1938年3月17日）	(145)
《大阪朝日新闻》号外（1938年3月28日）	(146)